

牧云著

大銀行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倘在北京，他的确不敢称做官儿。但在这座地级市，他却确实是一位官儿，很有知名度，尽管这知名度来自于他所在的楼是本市第一高楼，再有就是他还掌管着近百个亿的资金！资金是经济的血液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资金的魅力可吸引世尘男女的全部爱意！

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近百亿的钱，能召唤多少争相推磨的鬼啊！

新任银行行长李良上任伊始便遇上储蓄所血案、巨额欺诈骗案一系列棘手问题。冰山一角揭开裙带关系网的阴暗面，暴露了以权谋私的林林总总。李良倾力维护国家金融信誉，举步维艰。最后他只有在挤兑风潮的袭击下，引咎辞职……

第一章

一 祸从天降

肯定要出事，真的要出事，非出事不可。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连那天穹也是无边无际地弥漫着阴沉沉、灰蒙蒙、令人窒息的情绪，甚至他那本来宽大敞亮的办公室也不能幸免。扯淡！办公室，区区一个银行的行长办公室算什么？不过是坐着一个行长，虽然也可聊以自慰地算作七品。

倘在北京，他的确不敢称做官儿，即便是在私下里。但在这座地级市，他却确实实是一位官儿，很有点知名度，尽管这知名度来自于他所在的楼是本市第一高楼，再有就是他还掌管着近百个亿的资金！资金是经济的血液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资金的魅力可吸引尘世男女的全部爱意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近百亿的钱，能召唤多少争相推磨的鬼？多多！

可是眼下这鬼却在他肚子里推磨，磨得他烦极了，说不清是什么原因，噢，就是那种平时常说的莫名的烦躁吧。他敞开西服的

怀，不行，还是感到燥热，但并不出汗，香汗臭汗都没有。于是他又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不行，再坐下，如坐针毡，不，如坐炽热的铁板，就是烫红了天下所有猴子屁股的那块铁板。他甚至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屁股，隐隐有点发热。他开始在房子里踱来踱去，直线、斜线、曲线，说不出形状的线。困兽一般。对，猴子也是兽嘛，况且还是走兽。再说，挺贴切，自己也是属猴的。猴屁股坐不住莲花台，大概就是指的情况。

紧接着刺耳的警报声就响起来了。这就对了！他下意识地赶紧抓起电话，“保卫处？刘处长，我是李良！”

“是我，李行长。”

“是不是警报？”

“可能是。”电话的那一头有点犹豫。

“不是狼来了吧？”李良没等自己说完就放下电话。随即拉开抽屉，拿出放置多时的袖珍电警棒，冲出房门。

李良刚下楼，保卫处的刘处长手里挥舞着手枪已经在诈唬了，“李人杰——他妈的，死哪儿去了！”

“我死了，光景也不会留给你，”司机李人杰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趿着一双拖鞋，“我那女儿和女婿合起来也顶一个儿。”

“少你妈废话，没听见警报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耳朵让驴毛塞住了！”刘处长火气冲天，“快发车，广场储蓄所出事了！”

一听说出事了，司机小李的手哆嗦起来了，车钥匙怎么也插不进去。刘处长急了，把手枪放在座上，夺过钥匙，“真是骡子屁一个，还要尿到裤裆哩。”可他也把钥匙插不进去。

“一对草包！”刚刚赶过来的存款处长赵红梅气喘吁吁地骂道。

“钥匙拿颠倒了！”李良索性抢过钥匙，插进去，稍微一转，汽车发着了。

小李这才镇静下来，开着车向广场驶去。

车还未到，就看见冲天的火光、喧闹的人群。

他们紧抵着人群的屁股下了车，“你也走，别装疯！”刘处长下车时没有忘了拉上小李，随手塞给他一支狼牙棒。

广场储蓄所大门敞开，浓烟烈焰从门的上方滚滚而出，围观的人很多，却没有人冲进去救火，李良一猫腰，想冲进去，里边有四个他手下的兵，不知死活，但紧随其后的刘处长拉住了他，“要保护现场！”

“咱们一起进！”李良拉着刘处长钻进大门，赵红梅随后也钻了进来。一股浓烈的焦臭味迎面扑来，呛得他难以呼吸，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鼻子，待眼睛适应了环境以后，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地上分明躺着四具尸体。这些人都是他的同事、他的下属呀，长这么大，他还没有见过真真切切的死人。忽然，有一具尸体动了一下，还有活的！巨大的希望像一支强心针，李良一下子恢复了常态，他猛地站起来，走近那受伤者，看了一下，确实还活着。“刘处长，”他招呼刘处长，“咱把他抬出去。”

听见喊声，赵红梅也过来了，她好像比刘处长更利索，没让李良动手，便和刘处长一起，把伤者抬出了储蓄所，李良没看见司机，便大声喊：

“快，送医院！”

小李应声而至，赵红梅说：“我和你去送！”李良点点头。

随后，李良、刘处长又钻进储蓄所，仔细看剩下的三人，每人身下都有一滩发黑的血，面目狰狞可怕，已经死了多时了。

打电话报警给公安局，可是电话早已被摔坏。

正在这时，公安局的人来了。原来储蓄所的报警装置不但跟银行内部联网，而且跟公安局也是联网的。

二 意外之奇

好大一棵树，而且是长在全市制高点上的树。树大招风。

“银行吧？”一接电话，就是事，可李良不接又不行。

“是。”

“你们写个情况报来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详细点，少谈客观，”对方居高临下，“社会上的坏东西们都盯着银行，可是为什么偏偏抢你们的广场储蓄所呢？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，苍蝇不盯无缝的蛋嘛。”

我是个蛋，而且是个有缝的蛋，缝在哪？李良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公安局本来就有理，何况一下子出了三条人命，还有五十万块钱也被抢走了。

“丁零零”，又是电话，手刚触到电话，就觉得一阵麻木。真的是电话，电怎么都打到手上了，李良下意识地撕下一张纸，小心翼翼地包住话筒，然后拿起，等着挨训。

“李良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是省分行保卫处，关于你们那个五二〇案件，”零就是蛋嘛，真是个蛋。“写个情况报上来，总行要，写得客观一点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是案件的过程，二是你们的责任。”

是啊，责任，三条人命，谁负其责，保卫处长？分管行长？还有两道保险丝，电才能传过来，可刚才怎么连电话都带电了？李良本能地看着电话机，话筒上仍包着纸，噢，绝缘纸，想起来了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“说到底是个责任问题，死了三个人，从良心上讲，组织上给我啥处分都不重，我毕竟还活着嘛。”

“你也别太实心眼了吧，”老同学开导他，“责任也有直接责任，领导责任，咱们不是有安全保卫一日操作规范嘛，我个人认为，只要当行长的按规范尽了自己的职责，就没有什么直接责任。”

“说实话，这些我还没有多想，现在那三具遗体还在殡仪馆里冷冻着，受伤的人还没出院，工作组激战正酣，近忧就够呛了。”

“可是有人就比你想得长远，老同学，你太书生气了，我们这里接到一封告状信，主要矛头是对着你的，人家的用意是什么，你就琢磨吧。”

李良一时脑子成了一片空白，长时间没有说话，满打满算他到白云市当行长还没有三个月的时间，就碰上歹徒抢银行的事，正在紧要关头，竟然有人背后告状，他确实没想到。

热血沸腾、急不可耐的老婆使尽了浑身解数，也没有使该硬的硬起来。“人过四十五，赛过出山虎。你是不到三十五，软得不如鼠，是不是放过水了？”老婆使劲地拧他。

“这多烦心事，还有什么心思干那事，就是环球小姐伺候，也硬不起来了。”李良翻了一个身，“睡吧，嘴巴硬，鸡巴软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。”他讪讪地来了个自我解嘲。

老婆却不依不饶地越发狠劲拧他，拧住不放，直到他疼得喊出声来。“明天事还多哩，贰、伍、蛋，知道吗，凡是沾上边的人都得追查。”

四 从头说起

李良关心的是信贷处的葛处长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，脉络大

致清楚了。广场所的何一兰，是江南姑娘，在北方的白云市并无亲无故，她之所以能来到白云，还有一段简单而浪漫的故事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从一本青年杂志上读到一则征婚启事，她一时冲动就试探性地回了一封信，从此一桥飞架南北，两人通讯而未谋面，为此，他们约定在武汉长江大桥会面，她的标志是手拿一本青年杂志。

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，她的他千里迢迢从白云赶到武汉长江大桥，一眼就看见了她，手中拿的正是那本登有征婚启事的青年杂志，在桥上边走边聊，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慨。

她领他到自己的小山村，拜见了父母，尔后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归路。

在白云，他们顺顺当当地结了婚，并且很快就有了孩子，丈夫在银行是个一般干部，而她则待业在家，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口人，虽说其乐融融，但白云城毕竟是座城市，生活的成本是高昂的，何一兰这个山村姑娘在城市开了眼的同时，只能羡慕地看着同类披金挂银，而自己则只能是荆钗布裙。

出于对何一兰的同情，大老远的一个女孩，投奔到白云城，不能亏待了她，于是前任行长特地网开一面，照顾她当了储蓄代办员，这代办员也是银行一行两制的结果。银行的从业人员全部是国家正式干部编制，地地道道的全民所有制，而这些代办员则是合同制的集体所有制的职工。不过，银行以外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的差别，把银行的人全部看成是权力很大的国家干部。

当上了代办员的何一兰就被分到了广场储蓄所，而她的丈夫却辞去了银行的公职，下海弄潮，竟然一去不归，撇下何一兰带着幼子艰难度日。她对白云这个城市并没有太多的留恋，对丈夫也看透了，只是她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当初的选择，无颜回去拜见山村的父母姐妹。

葛处长是地道的白云人，老门老户，他人长得精瘦，是瘦肉

型的，也黑，窄窄的脸上高低不平，分不清是麻子还是粉刺疙瘩，嘴唇还是朝外翻的，其貌可不是不扬所能概括的，简直可以确切地说是面目可憎，搁哪儿都有碍观瞻。

他偏偏赖人有艳福，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，脸上那颜色，真正的白里透红，与众不同，细高高的个子，穿上高跟鞋走起路来袅袅婷婷，玉树临风，更令人叫绝的，她还不是绣花枕头那类型的，挺能干。而且仕途顺利，葛处长还当干事的时候，她就是白云市土地局的副局长了。为了避免反差过大，其实也是银行在征地盖楼时，为了讨好土地局，银行才把老葛提了个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。憨憨命大，他刚提成副经理，经理便患中风长期住院，他就成了主持工作的副经理，后来，劳动服务公司办不下去了，正好信贷处长退休，经过一番活动葛经理就摇身一变成了葛处长。

即使是处长，与副局长也还是有差距的。副局长是名正言顺的政府官员，处级干部，银行的处长实际上是一个科长，为了对外好听才自个骗自个叫成了处长。副局长那里也是训人训惯了的，在单位想训谁就训谁，她是女的，有性别优势，一般没人与她顶撞，古训在先，男不和女斗，况且是女领导。回到家里，往沙发上一坐，仍然是领导派头，葛处长便赶快为她沏上一壶茶，他自己则操持着一切家务。领导在单位处理公务就够忙的了，还能再让领导忙家务？

那是李良刚到白云市银行工作的时候，葛处长请客，李良由于不喝酒，本不想去，但卢万年却极力劝说他去，“跟地方上的人拉拉关系，银行是条条单位，但毕竟在地方的地盘上，以后也少不了求神告庙的。”

李良一想，也对，就去了。

副局长一开始确实是很守妇道的——做妻子的职业道德。至少在外人面前，还要装得像一个社会上早就定义好了的妻子。她放下局长的架子，勤快地为李、卢、吴三行长递烟点火，“我不吸

烟。”李良客气地谢绝。“不吸烟？咋当行长哩。别人给你行个贿，表示点意思，送啥哩。”副局长十分不解。“啥时候戒的？”“我从来就不吸烟。”“你看看人家！当行长都不吸烟，你一个小科长，倒人模人样地抽个不停。”副局长说着指头就戳到葛处长额头上了。葛处长当着三位行长的面，有点难为情，但还是想支起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，就不满地白了老婆一眼，“都知道你不是哑巴，赶快拾掇饭！”这种抢白的语气，副局长从未见过，当然也接受不了，另外也是习惯使然，顺手摸起一副沉甸甸的筷子，对准葛处长劈头就是一下，咔嚓一声，筷子断成了两截，一看老婆来了真格的，惯于逆来顺受的葛处长也不敢发作，他怕局长来更厉害的，叫他彻底下不了台，便对着三位行长苦笑一下，“你们看，就是这样——一个二杆子。”

“她二杆子，不如你那一杆子。”卢万年与他们都很熟，趁势开了一个玩笑，缓和一下气氛。

副局长也笑了，出去端菜，李良对着还有点生气的葛处长说：“对这些事也不要想不开，现在流行的顺口溜就说：在家里不要和老婆一般见识，在单位别和领导一般见识。”

“这两句话越琢磨越有意思。”吴永红就说了这一句话。

从那次请客以后，李良就知道葛处长在家没有地位，头上压着一座大山，但他不知道，葛处长是老叫驴啃上了嫩苕蓓。

他瞄上了何一兰。并不是他有了对老婆的反抗意识，而是出于一种对老婆的报复心理。漂亮的女人当了官，就有人说靠的不是本事，是姿色，别人信不信，葛处长信。老婆经常半夜三更才回来，回来便倒头大睡，有时还不回家，不要说十天半月，就是月儿四十天的，两人也难得有同床共枕的机会，更证实了自己的推测。

何一兰作为代办员，每月都有分配的存款任务，同事们都能按时按量完成各自的任务，惟独她每月都完不成，而任务是和工

资挂钩的。

她有完不成任务的理由。银行的存款工作是要求人的。以前搞储蓄是姜太公钓鱼，只须坐在柜台后面耐心等待就行；现时，光白云城的各家银行储蓄所就有上百家，储蓄所比商店还多，你看吧，只要是豪华装修的门面全都是银行的储蓄所。有道是竖起招兵旗，就有吃粮人，可吃粮人是有数的，而数不清的招兵旗下就显得冷清了，于是就有了揽储这一说。

何一兰到哪儿去揽？她走出储蓄所，放眼望去，满街都是首尾相连的车，车流滚滚，一点都不夸张；满街都是高楼大厦，高楼林立，符合实情；满街都是人，人满为患，谁曰不然？可是这些车都是别人的，这些楼没有一间房子是属于自己的，这些人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过客，自己一个也不认识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到哪儿去揽储呢？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在远方，在白云她举目无亲无友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正在她为难之时，有一天，葛处长领来一个客户，一笔存入五十万元，用的是转账支票，“小何，这可是个老关系户，以后你照顾点儿。”何一兰只觉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天上掉下个大烧饼，真有点喜出望外，“葛处长，真谢谢你了。”

他们就这样有了交往，对何一兰来讲，葛处长好歹也是一个靠山；对葛处长来说，何一兰身上有股子江南水乡的灵气，年龄比自己小许多，比土地局的副局长也温柔许多。在何一兰这里他能找回男子汉的尊严，这里是他的避风港。

何一兰临时就住在储蓄所里，儿子送给婆婆去抚养。葛处长给她送来一部彩电，没事的时候也能消磨时光。所里原来就有一个外线电话，联络很方便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就发展得如胶似漆，尽管是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的，但这种事是难以遮掩的，渐渐地先是在银行，后是在社会上就有了一些风声，而副局长也有所耳闻，但她在短期内还没有想到一个两全之策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出事前的那个晚上，葛处长参加了一个应酬，喝了一些酒，散伙时已近凌晨，仗着几分酒气，敲开了广场储蓄所的门。何一兰闻见他一身酒味，知道也赶不走他，就留他住了一宿，万万没想到，翌日，两个人双双光荣了。以偷情开始，以殉情告终，既不明正，又不轰轰烈烈，既不叫人同情，但也不致遭人唾骂。李良不知怎么搞的，很有几分同情，对葛处长；当然对何一兰，还有怜惜的想法。

五 穷则思变

出事的前几天，吴永红都不在机关，而出事的那一天，他却在别处酣睡。他真正的宿酒未醒，他酒量大，但醉起来时间也长，请他喝酒的是永红机械厂。

白云市是一个典型的盆地，四周都是山，在离白云城一百公里处的山脚下和深山中，绵延着一座三线建设时期的兵工厂，永红机械厂从建成到现在就没有投产，说没投产也不准确，是没有批量生产，干的时间没有停的时间长，几万工人就坐着。

坐着，等喝西北风？不，不能坐以待毙。要想办法转产。

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难，他们太专业了，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，却是专用设备，改产难度太大。不改产，又没有其他出路。那就只能硬着头皮转产了。

于是，东西南北地跑，天上地下地看，集思广益，充分民主，最后从厂子的实际出发，改行搞专业相近的豪华汽车底盘。

对相关设备进行改造需要三千万投资。没有人拿这笔钱。

于是，目标就转向银行。

厂长是地市级干部，去找白云市的银行行长——县处级干部，

总觉脸面上下不来。而且，厂长还有其他事务，也不能天天跑银行。

“咱们成立一个专门机构，跑贷款，怎么样？”李厂长专门为此召开厂务会，议题集中而且单纯，厂里的处境大家都清楚，所以也用不着一二三四地说意义什么的。

提议获得一致赞成。

“就这么定，名称嘛，是不是可以叫它个资金协调小组。”

“哎哟，小组有点寒碜了，跟人家交往牌子不亮。”

“不如叫资金协调办公室。”

“对，办公室没大没小。”

“书记清楚，这个机构是处级单位，副地级待遇。”

副地级待遇，这就意味着要有一名厂级领导挂职，最后议定由分管财务的刘副厂长也是总会计师挂帅。

“刘总，人员由你选，其他部门一路绿灯！”厂长很放心地授权。

刘总散会后，就走进设在公路边的老大哥饭店。

这个饭店的名字与其他饭店比起来朴素得略显寒酸，在它周围，“夜来香”饭店、“香格里拉”饭店、“川妹子”饭店、“上一当”饭店争奇斗艳，惟独它取了这么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，具有某种历史嘲讽感。

“姜工，”刘副厂长拣了一个空座坐下，马上就有服务员给他斟茶，他把面前的茶杯往一旁移了一下，招呼站在吧台内清数饮料的老板娘，“你这店名还不改？”

“改不改吧，有没有客人不在那上头。再说，咱这工人老大哥也算是著名品牌吧，挺现成的，省得咱费多大的劲去创名牌。”

“你对老大哥倒是念旧，算是朴素的阶级感情吧。”

“唉，当初咱们老大哥可是吃香得很哪，当地的老乡能进厂当临时工搬砖和泥，就觉得是鞋帮做帽檐，一步登天了，咱厂里有